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

十六至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錢黃熙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十八

書疏

魏

雍邱王曹植上大發國士稚弱書

時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

近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寔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

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

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  
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王家為  
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  
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  
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耄罷曳乎  
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  
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損益不復賴此方  
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

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麕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蕪人已竭惟尚有小人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者卧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耕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

衆業敗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晷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冢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栢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菴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

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栢成子  
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  
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  
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  
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  
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篤骨肉潤  
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衛顛言愛民惜費疏

時百姓凋弊而後  
務方殷顛上疏



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昔

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撤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

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  
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勾踐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尚方  
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  
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時雲表之露以餐玉屑  
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  
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  
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劉廙請太祖不親征蜀疏

太祖在長安欲親  
征蜀廙上疏曰

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耻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絃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閤淺願自比於韋絃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藉

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隳是力弊於外而不卹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

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廈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廩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又謝原罪疏

魏諷反廩弟偉又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

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廩上疏謝曰

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

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効難用筆陳

段灼理鄧艾疏

并詔

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  
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  
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  
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國彊兵值歲凶旱艾為區  
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  
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

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  
疆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  
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  
面縛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  
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  
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  
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  
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嘆息陛下龍興闡弘



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  
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  
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  
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  
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  
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衆  
矣 詔荅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  
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

高柔上妖言疏

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

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

又請咨訪三公疏

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

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

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  
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  
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  
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  
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  
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  
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  
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

又請優待博士疏

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  
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羣  
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  
郡縣立學校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  
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  
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祀之承基  
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

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措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

又請罷修宮室放出嬪御疏

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

盈後宮皇子連天繼

嗣未育柔上疏曰

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蓄養將士

繕治兵甲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費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

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皆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

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又請弛殺禁地鹿疏

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

賞賜柔  
上疏曰

聖主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

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  
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以  
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  
暴殘食生苗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禁  
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  
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  
戍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  
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



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三國志文類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十九

書疏

魏

孫禮辯平原地界疏

字德達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

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今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覆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

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  
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  
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奐信清河言下  
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

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  
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  
王翁河為限而郇以馬丹侯為驗詐以鳴犢河為界假  
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  
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  
書圖畫可得尋案摘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

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

辛毗上百姓勞役疏

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上疏曰

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惟陛下為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  
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  
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模之略也今卿為魏重臣亦  
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

已具諫  
諍門

楊阜諫治宮室弋獵疏

字義山遷將作大匠時  
初治宮室發其美女以

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  
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

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  
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于寡妻以御

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絺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  
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  
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  
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  
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  
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  
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  
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

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少女遠聞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



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  
安衆庶以示遠人

又上伐蜀遇雨不進疏

大司馬曹真伐蜀  
遇雨不進阜上疏

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  
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  
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  
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  
有天雨之患稽閔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

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畧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飢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為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即召諸軍還

又上營洛陽宮殿疏

帝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

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

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  
極宮室之高麗以凋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  
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  
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  
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  
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  
誡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  
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

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  
闕其戶閭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至於  
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  
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飢色陛下不以是  
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  
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  
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驚怯敢  
忘爭臣之義言不至切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

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  
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  
感其忠言手筆詔荅

高堂隆諫治殿取鐘疏

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  
長安大鐘隆上疏曰

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  
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泠州鳩對而弗從遂迷  
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  
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

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  
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  
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治  
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  
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  
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  
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  
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

也帝稱善

又言星孛大辰疏

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  
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園丘方  
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  
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  
之費所盡畧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輿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

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為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太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擘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之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



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又言用法深重疏

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必須良佐用能庶績  
其疑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  
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  
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  
不敦宜崇禮樂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  
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

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式隆又以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

三國志文類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

書疏

魏

高堂隆言百役繁興疏

青龍五年明帝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

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鏞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  
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  
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  
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  
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任  
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  
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

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  
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飢饉荐臻無以卒歲  
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  
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  
順兢兢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  
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

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  
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  
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  
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  
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  
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  
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  
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

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  
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  
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  
不治玩好動咨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  
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  
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  
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  
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

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  
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  
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  
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  
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  
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  
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  
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



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  
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  
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  
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  
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  
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  
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  
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

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

而為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又疾篤口占疏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淳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

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王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膂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

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為  
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  
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  
既兼之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  
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  
洪暉豈寤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  
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  
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至江充妖蠱之變

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  
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曾赤此魏  
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  
君國典兵往往碁跣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  
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  
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  
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沉淪寬

而有知結草以報 詔曰生廉侔伯夷直過史魚執心  
堅白蹇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  
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彊飯專  
精以自持

棧潛上息役睦親疏

字彥皇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  
四海匪為天子裂土分疆匪為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  
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

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又  
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  
天明命廓恢皇基踐祚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  
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  
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  
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徠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玳玢  
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為甸服當供藁秸銍粟之調而  
為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



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  
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  
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雕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  
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  
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  
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為  
黔首由枝榦既杌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  
峻德庸勲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

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為翰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  
幼沖未能蒞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  
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  
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一

書疏

蜀

諸葛亮臨發漢中疏

亮率諸軍北征漢中臨發上疏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

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常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時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

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

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  
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  
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

又言關中虛弱疏

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  
東下關中虛弱上言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  
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  
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



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鴛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閣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

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遠盟關羽毀

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

譙周上後主游觀聲樂疏

後主頗出游觀增聲樂周乃上疏曰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

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達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於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賫棺緘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常欲小出車駕已御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

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  
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  
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  
安不為故帝者之為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  
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  
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  
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  
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

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  
祀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  
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  
夫憂責在身者多不暇盡樂今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  
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  
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

譙周請後主降魏疏

時邲艾已入陰平百姓擾  
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

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之與吳  
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

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當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乃上疏曰

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為不安

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逼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備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



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  
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  
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  
曰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  
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  
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  
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  
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

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蔣琬上襲魏疏

琬字公琰以為昔武侯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

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

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

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如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慄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

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禘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  
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  
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  
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  
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

吳

顧譚上魯王與太子齊衡疏

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顧譚上此疏

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

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助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

步隲上獎勸疏

隲條於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

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  
一人甄別行狀因上此疏

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  
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  
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  
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  
朝淮南寢謀邳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  
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  
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擊英雄拔俊任賢之時

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又上中書多糾舉疏

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躋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為虧甚可警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

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  
專意務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  
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  
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  
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  
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  
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  
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

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  
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  
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  
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  
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  
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  
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  
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



並有備吏更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  
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愚以為可一切罷  
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瑣

謄錄監生臣錢黃熙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二

書疏

吳

薛綜請交州擇人疏

字敬文時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

此疏

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陀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

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  
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  
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袵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  
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  
使譯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趾任延為九真太  
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  
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  
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

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糜泠  
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  
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保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  
謂蟲豸有醜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為  
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咸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  
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  
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  
然在九向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

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為  
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  
搃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  
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  
歆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矢  
射萌萌至物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  
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  
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

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  
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  
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  
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  
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  
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  
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  
討之日改置長史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



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群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竭愚情以廣聖思

華覈薦薛瑩修史疏

時瑩徙廣州覈上疏薦之

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大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常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

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乎峻之迹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時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史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為左國史

周瑜上劉備治公安疏

字公瑾時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瑜

上此疏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

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擗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諸葛瑾步騭上理周胤疏

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

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何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誼藏於宗廟傳於無窮欲使忠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闕苗裔報德明功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

也况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  
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勾餘罪還  
兵復爵使失旦之鷄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効

虞翻上吳主書

昔孫權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

豈有仙人也權愾怒非一遂徙翻交州權即尊號翻因上此疏

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  
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  
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輒毫釐罪惡莫大不容

於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  
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  
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  
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鐘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  
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

駱統上征役疫癘損民疏

時徵役繁數重以疫  
癘民戶損耗統上疏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彊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  
為榮顯永世脗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

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  
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  
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  
今疆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  
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  
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  
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  
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



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剝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於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彊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

常守非期月之成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  
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  
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馬禍福由  
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  
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  
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  
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  
萬幾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

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

陸遜上仕進未得所疏

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未得所遜上疏曰

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

又上擊劉備疏

權令遜拒劉備備圍至夷陵遜上疏曰

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勝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三

書疏

吳

陸遜陳時事疏

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  
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息貸以安下情且  
時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

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計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竒畧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宏規也

又上取珠崖疏

孫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諸葛遜上疏曰

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維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

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蓄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寬其賦稅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

陸抗上政令多闕疏



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侷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併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闕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

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  
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弗欺人臣之節匪躬  
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

又上閤官預政疏

時何定弄權閤官  
預政抗上疏曰

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諧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  
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  
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  
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况其姦心素篤而憎愛易移哉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材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

又乞宥薛瑩疏

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序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

李勣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  
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  
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  
等罪名未定大辟已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  
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  
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  
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  
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

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  
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  
網則天下幸甚

又上百姓疲弊疏

時師旅仍動百姓  
疲弊抗上疏曰

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  
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  
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蓄穀使文武之才  
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

賞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  
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狗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  
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  
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  
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師所  
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  
取小規以蓄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

又疾病上疏

抗拜大司馬荊州  
牧疾病上疏曰

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  
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  
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  
父遜昔在西陲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  
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  
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  
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  
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

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  
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  
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  
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  
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  
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  
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

孫登臨終上疏



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胔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脩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

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  
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畧博達器任佐時張  
休頤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  
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銜辯捷有專對之  
才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修虞翻  
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  
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  
選置臣宮得與政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

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衆  
衆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  
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  
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  
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蹇蹇在公  
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悰朱據呂岱吾粲闕  
澤嚴畷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  
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

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烏之  
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  
戒時君子以為忠豈况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  
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羊銜上兩宮不和疏

時孫和為太子孫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

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銜上疏曰

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  
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

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采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

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必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宴萬國幸甚矣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四

書疏

吳

陸凱陳移都武昌疏

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  
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

多繆黎元窮  
匱飢上此疏

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  
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



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  
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  
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  
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  
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  
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拯  
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吁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  
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

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岩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紀綱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戶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

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  
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為  
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見聞百姓所為煩苛刑  
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濫忽苛政又  
武昌土地實危險而璿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  
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  
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熒惑作妖  
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

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蓄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蓄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二

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  
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  
獸得離網羅之網四方之民緘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  
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  
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  
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未有蓄積貨賄有餘先帝崩後幼  
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  
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宮廩歲歲相承此為

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世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

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

又疏

孫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

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推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從乎凱上此疏

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  
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  
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  
驅馳六軍流移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  
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

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  
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塞斯  
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  
對臬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  
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  
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  
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彀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  
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



榮以尊輔越尚舊臣使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  
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  
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  
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  
之以為身戒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  
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  
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幾猶懼有失陛  
下臨阼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今庶事多曠下吏

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樸素服不純麗宮無  
高臺物不雕飾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  
竭民財力士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  
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  
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  
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  
臣抑損醇釀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  
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

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以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

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

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  
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於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  
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實由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  
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讐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  
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  
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  
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  
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隱蕃歸吳上書

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年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

召入蕃謝問答及陳時務甚有辭觀

賀卽上政事日弊疏

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孫休即位從中郎為散騎中

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卽上

疏諫

曰

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社  
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方以至德  
淑姿統承王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  
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上下空任文武

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附翼天  
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  
士推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  
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  
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  
臣日聞順應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  
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  
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



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已以求過譬天  
位於乘犇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  
黜善士以逆諫臣眩曜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  
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  
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  
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忤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  
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  
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

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祚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  
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  
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  
國論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  
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  
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  
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  
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

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  
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常覽書傳驗諸行事  
災祥之應所為寒慄昔高宗脩己以銷鼎雉之異宋景  
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  
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  
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邪佞抑奪姦勢如是之輩  
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  
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

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  
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  
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  
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  
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  
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  
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  
界備難宜時擾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

不全短褐食不瞻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  
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卹窮乏省  
諸不急蕩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  
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  
後宮之中坐食者萬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  
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  
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  
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

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  
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  
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  
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  
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  
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  
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  
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

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  
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彊本割  
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  
之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五

書疏

吳

常曜獄中上書

孫皓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植私短以為歡

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  
曜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  
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為不  
承用詔命意不忠蓋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  
獄是歲鳳皇二年也  
曜因獄吏上辭曰



囚荷恩見哀無與為比曾無芒毫有以上報孤辱恩寵  
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  
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  
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  
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  
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  
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  
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

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曜

華覈救韋曜疏

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  
承答大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曜曜  
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  
趣不敘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曜  
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  
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為漢將軍敗不還  
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為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  
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

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  
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  
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  
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  
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  
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  
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  
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

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  
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  
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曜

又乞赦樓玄疏

樓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忤皓

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劭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

東觀令華敷上疏曰

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  
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維綱眾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

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閒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仗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時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

效使為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

又上世俗滋侈疏

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上此疏

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蓄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

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  
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  
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  
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  
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  
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己勞也求其為己  
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  
己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



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  
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為味者  
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  
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麗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  
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儉  
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  
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  
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

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艷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

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  
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  
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况今六  
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  
財之原充府庫之積哉

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五